

天堂与地狱的抗争

——《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家”与“伪家”形象分析

赵晓彬 王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罗斯人在天性上素来具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精神与物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对立现象在19-20世纪的许多文学作品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20世纪的布尔加科夫是一位善于表现这种二元对立的美学与宗教思想的卓越大师, 其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明显地存在着家与伪家两种对立的形象, 并鲜明地体现出作家对精神与物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世界(即天堂与地狱)独特的认识。本文主要针对该作品中象征着天堂与地狱的家与伪家两个对立的形象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 “家”; “伪家”; 天堂; 地狱; 抗争; 《大师和玛格丽特》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家”(дом), 这是每个人的生活起居之所, 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空间; 与其相对立的则是伪家, 即失去了精神价值的“非存在”空间。俄罗斯文学受其传统的思维及文化模式的影响, 动辄反映出其根深蒂固的二律背反的美学现象。单从对家这一空间描写上就可以看出作家所青睐的家与伪家、天堂与地狱这两种对立的形象特征。早在19世纪的古典文学中, 一些作家就对家的描写情有独钟, 并表现出正反两方面的审美体验: 正面的家是一种充实而温馨的形象, 具有巢穴之特征, 如普希金、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之家”; 而反面的家则是一种虚伪而冷漠的形象, 具有地狱之本质, 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之家”。到了20世纪, 家依然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对象, 并同样具有二元对立的文化和美学内涵。布尔加科夫就是一位善于集中表现二元对立的美学与宗教思想的卓越大师, 其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明显地存在着家与伪家这两个对立的形象, 具有鲜明的天堂与地狱之征兆。与早期《白卫军》中甜蜜和温馨的巢穴之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出现了住房紧缺和公共住宅寒冷的伪家形象, 如《狗心》中教授甚至遭遇到流氓无产阶级沙里科夫要求合居的无赖请求以及一再受到房管所的骚扰等; 而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最终魔鬼之家的出现, 使得“伪家”(Антидом, Лжедом)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之所。

海德格尔曾言:“根据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 至少就我们所见来说, 我知道, 一切本质和伟大的东西都源于一个事实: 人有一个家, 并扎根于一个传统。”(海德格尔 2000: 30) 在经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文明沉淀后, 家的概念具有了多重的象征意义: 它既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 也是身份、财富的象征; 既是能阻隔外界的一切混乱、相对独立的内在空间, 也是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在文学作品中, 家的形象既可以体现为普希金、屠格涅夫所作的巢穴(天堂)之比喻, 也可以作为果戈理、布尔加科夫所作的地狱之象征。这就意味着: “人的一生可以从自己的家向两个方向漫游: 一种可能奔向上帝; 另一种可能

走向罪恶之家”，“遵守教规者身在凡间却已到了天堂，而违反教规者虽然活着却已走向地狱”。(Ю. М. Лотман 2000: 301-302)

天堂般的精神之家

海德格尔援引过奥地利作家里尔克去世前的一封信：“对于我们的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和他们的大衣都还具有无限的意味，无限的亲切——几乎每一件事物都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性的东西与加进人性东西的容器”。(海德格尔 1991: 102) 海德格尔的这一段话所要表达的是人类应该具有甜蜜之家，温暖之情。房子不仅仅是人居住的空间，还是具有生命的色彩。家之温馨来自于发自内心的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温情，但拥有这种温馨之家的却只有大师和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以充满柔情的笔调描述了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在的秘密之所——温馨安宁的地下室，弯弯曲曲的僻静胡同和熊熊燃烧的壁炉。

温馨的地下室、安静的小胡同象征的是和谐、温馨的精神之家，而壁炉中的熊熊炉火象征的又是锲而不舍的精神追求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对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居住的地下室、小胡同和屋中壁炉的细心描写中，布尔加科夫心目中“家”的形象可见一斑：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僻静小巷”(143)。大师的温暖之家的两个小窗户开在一条通向花园小门的窄窄小道旁边。在小屋中，有着一张长沙发，对面也有张沙发，中间放了张小桌，桌上放着一盏很漂亮的台灯，靠近窗旁摆着书，有一张小写字台。靠墙摆着许多书，还有一个壁炉。当大师向无家汉描述自己的小屋时曾说道：“我的屋里的暖炉总是炉火熊熊！”；(142) 大师和玛格丽特曾经终日坐在炉旁的小地毯上，观看炉里的火光；当大师感到将要被黑暗呛死时，“他点着炉里的劈柴，劈柴噼噼啪啪地着起来，震得炉门咯咯响。”(151) 大师的精神状态感觉好了起来。此时的炉火代表着希望、光明和力量，这正是它得以生存下来的动力。

俄罗斯学者阿格诺索夫指出：“玛格丽特的形象是和布尔加科夫所钟爱的家的主题紧密相连的，当大师的女神玛格丽特出现后，大师的房间里拥有了布尔加科夫理想之家的必备品：台灯，书籍，火炉。”(E.M.Болдырев, Н.Ю.Буровцева 2000: 445) 布尔加科夫曾言：“房子，炉火，灯光——不仅是日常生活，而且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Т.В.Федорова 2003)

在小说的结尾处玛格丽特悄声对大师这样说道：“你倾听它吧，尽情地享受这生前未曾给过你的宁静吧！看，前面便是匿可以你可以永久安身的家，这是给你的奖赏。我已经看到它那威尼斯式的窗户和弯弯曲曲的葡萄藤了，它一直盘绕到屋顶呢。它就是你的家，是你永久的安身之处。”(395) 可见，布尔加科夫为大师设定的是永远安宁的精神之家。经历了痛苦的地狱般的考验，灵魂上受过飞行的洗礼，大师终于获得了永世的安宁，获得了他所向往的精神之存在，获得了永远没有残酷的彼岸世界。

在布尔加科夫的心目中，这是用文化、精神和爱滋润着世世代代的原初状态的家：“我知道，晚间会有人来看望你，都是些你所喜欢和使你感兴趣的人，而且是些绝不会打扰你的人。他们将会为你做游戏，为你唱歌。你将看到点起蜡烛的时候，屋里的光线有多么柔和。”(395) 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像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样在世俗中有着精神追求的人，才能拥有这样的精神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真实地走在通向栖居的路上”，最终才能找到存在的归宿，即海德格尔所言“通过对存在的归属去栖居”。(海德格尔 2000: 94) 而魔王最终让大师与玛格丽特离开纷繁喧嚣的尘世、结庐世外桃源，终成百年之好，得到的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存在”，“栖居”，赐予了他们永世的精神之家(天堂)。

地狱般的虚伪之家

但是这种充满着生命力的家在世俗的社会中竟找不到存在的位置：大师的作品问世后

遭到了猛烈的炮轰，大师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小屋随后被他人占据，玛格丽特不得不回到了毫无生气的别墅中，只能在漆黑的小屋角中去回味曾有过的幸福。小说中原有的“家”的形象消失了，“伪家”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无处不在。如果说大师的温暖小屋只能存在于低矮的地下室中，而13号单元楼、50号住宅则是耸立的高楼；如果说大师的地下室是宁静而安详的天堂般的世外桃源，是精神的巢穴之家，那么无论是**13号单元、50号住宅、普通的居民楼、办公大楼、大街**，还是玛格丽特居住的**豪华别墅**和远古时代彼拉多的王宫，它们都是一个个地狱般的反面世界，令人无法安身立命的“伪家”。试看：

当无家汉伊万追赶魔王，穿过一条凄凉、肮脏、灯光昏暗的小巷后，13号居民楼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套房子的前室很大，年久变黑的高高的天花板下亮着一盏小电灯，光线昏暗，显得极为冷清，像是这里久已无人照管了。墙上挂着一辆没有轮胎的自行车，墙角放着一只包了铁皮的大木箱。衣架上方的横板上摆着一顶冬季的棉帽，帽子的两只长耳朵耷拉下来，有一间屋子里开着收音机，一个洪亮的男声正愤怒地喊叫，像是在朗诵诗。”（49）而厨房的景象更是不堪入目：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昏暗中他看到炉台上整齐的放着十来个没点火的煤油炉，月光透过常年不擦的肮脏的玻璃窗，微微照亮一个布满蛛网的角落，角落里放着一个已被人遗忘、落满灰尘的圣像神龛……（50）“这里所有的楼房的窗子都敞开着，所有窗里都传出广播歌曲。”（240）公用厨房里，煤油炉的吱吱响声、两个拿着勺子的妇女的争吵声混成一团。家不再宁静，有的只是混乱。布尔加科夫开篇就将读者带入了这样一个地狱般的世界，而且这种对“伪家”形象的描写几乎贯穿于整个小说之中。

再看布尔加科夫对座落在花园大街上的剧院经理斯乔帕和柏辽兹合住的50号住宅的描写：“这套房子，也就是这座楼的50号，是早就出了名的，虽不能说是声名狼藉，至少也可以说是怪名远扬了。”（76）“恰恰是从两年前开始，这套房子便接二连三地出现叫人无法解释的事——住户开始一个个地失踪。”（76）在晚上，“50号住宅里整夜都有敲打声，而且所有的房间都彻夜灯火通明。”（77）以上几处描写充分揭示出50号住宅的怪异性和不合时宜性。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洛特曼为此曾指出，“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住宅具有明显的非人居住的样子”。（Ю. М. Лотман 1997: 750）住在50号住宅里的人最终都会失踪或不留痕迹的消失，甚至“逃走或飞走”！这些特征使50号住宅简直变成了地狱。用洛特曼的话说：住宅不是“生活之所，而是有悖于生活的冥界——魔鬼之家”。（Ю. М. Лотман 1997: 749）当餐厅管理员索克夫走进50号住宅时，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给他开了门，而当他走进客厅时又被眼前的画面所惊呆了：“尽管春末天气已相当热，屋里的老式大壁炉里仍然炉火熊熊。然而这里非但不热，刚一进来反而像是走进了地窖，感到一股阴森森的袭人的湿气。”（210）玛格丽特感到震惊，“眼前漆黑一团，好像进入了地下，什么都看不见。”（254）然后她感到了阶梯的没有尽头。就这样，布尔加科夫用荒诞离奇的手法将住宅等同于地窖，揭示了住宅的可怖性和虚伪性。在这里，家所具有的人性化的东西已荡然无存，也正因为如此，50号住宅只能被魔王沃兰德占据，成为真正意义的魔鬼之家。

当玛格丽特居住在别墅里的时候，她从未感受到什么是幸福，有的只是孤寂：“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不知道合住一个住宅的惨状”，但她却感觉到住在别墅里只会令她窒息；身不由己客居宫中的总督彼拉多独自居住在正殿的内部，但却无时不感到自己被“黑暗和死寂统治着”。他在王宫里总是无法安睡，夜夜感到头疼：“我无法在那里过夜，世上没见过比它更古怪的建筑样式”。（327）

同样，布尔加科夫对办公室的描写也极为反常：当财务协理里姆斯基回到办公室时，“办公室里静得像坟墓一样”，里姆斯基觉得有“一股潮湿而腐烂的气味从办公室门下钻进来，使他脊背发冷”（157）。当窗外的女鬼出现后，“整个的窗户都打开了。但冲进室内的不是深夜的新鲜空气和椴树叶的清香，而是一股地窖里的霉烂味。”（162）这是地狱般的腐烂味道；而窗外的女鬼不仅出现在办公室里，而且在50号住宅、普通的居民楼里也都出现过。

此外，我们在小说中还能看到多处对大街的反面描写，它与混乱、嘈杂的公共住宅交相辉映：“马路中间有许多小轿车、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的车顶向着不同的方向漂动，两旁的人行道上则是帽子汇成的河流，帽子又分出一些小河汉，它们纷纷流入夜间商店的火红大口”。（240）大街上飘忽不定的灯光也揭示了主人公所处世界的虚无性和不真实性，一切不过是缥缈的灯光下的幻影。飞行在空中的玛格丽特曾看到如下的场景：“下面的街道显得歪斜了，仿佛陷进了地里，她看到外面不再是只有座楼房，而是被几条闪光的街道切割成一块块的一大片屋顶，这一片屋顶又忽然开始向旁边漂去，灯火的链条模糊起来，最后也汇成一片。玛格丽特又向上一跃，大片的屋顶仿佛沉入地下……”（245）

总之，“伪家”形象——单元、办公室、宫殿、别墅、大街贯穿于小说始终。布尔加科夫突出地描写这些空间的形象，其目的正是要揭示其虚伪性，正是由于这些伪家的存在，才导致了小说中主人公们的无家可归和有家不能归。正像俄国学者阿季莫夫所指出的那样：人“不仅失去了家，同时也失去了上帝”，“上帝曾经如同是人们呼吸过的空气，而信仰如同是人的翅膀”，“我们毁坏了几乎已有一百年生活的家园。”（В. М. Акимов 1995： 7）

伪家的毁灭，家园的重构

无家可归和有家不能归都是指在现实中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没有栖身之处的状态。应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家”的形象是不断变化的：时而被挤到了地下室中，时而游离于现实的时空之外。耶舒阿以及大师和玛格丽特不停地寻找着家，正是因为他们无家可归和有家不能归。彼拉多、犹大等人表面上拥有宫殿和大厦，但是他们的住所却充满着罪恶和惩罚。因此，我们还应该说，小说中的所有主人公都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家。我们把这种无家可归和有家不能归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是源自人类的原罪性。在《圣经》中造物主耶和华为人类的鼻祖亚当和夏娃建立了一座伊甸园，这是人类最初的原始之家。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后偷食禁果而遭到了上帝的驱逐，从而注定了人类无尽的流浪，也成了穿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命运线：善良无知的人们受到恶的诱惑，既获得了自我认知的能力，也触犯了上帝的律法，人被逐出精神之家，带着原罪漂泊异乡。（章颖 1999）可见，人类的无家可归是由来已久的。从小说里彼拉多和耶舒阿的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原罪说的踪迹：

“你的固定住处在哪儿？”

“我没有固定住处，”被捕者有些发窘，“我在各城市间云游。”

总督又问：“有亲属吗？”

“什么也没有。孤独一人在世。”（19）

当大师饱受打击之后，他这样说道：“周围的一切都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他们把我毁了，我感到寂寞乏味，我想回地下室去。”而沃兰德却这样回答道：“难道你果真不想白天挽着自己心爱的人在含苞待放的樱桃树下散散步？不想晚上听上几曲舒伯特的音乐？……顺着这条路走去吧，大师，顺着这条路！”（395）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遥远的耶路撒冷城，还是在现代的莫斯科，主人公们都是居无定所，他们只能不停地流浪或是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寻找失去的精神之家。

二是人类自我道德沦丧所致。布尔加科夫在创作中赋予了人物贪婪的欲望，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住宅的占有欲望上。在象征着伪文化精神层面的格里鲍耶陀夫之家，在解决住房的门牌前，“这个门前的队伍最长，一直排到楼下传达室。这里每秒钟都有人拼命往门里挤”，（54）而那些所谓的文学精英在这里讨论的不过是莫文联又盖了三十二套别墅，自己能否分到一套的问题。当柏辽兹死后，房管主任尼卡诺尔一天之内收到了三十二份申请，申请书中有哀求、威胁、中伤、告密；而柏辽兹的姨父波普拉甫斯基听到他的死讯后，首先想到的是“在莫斯科拥有一套住房？这是非同小可！”（201）等等。

海德格尔曾言：“关于住房紧张的议论所在皆是……但住房紧张无论有多么严重紧迫，无论多么有害或多么有威胁，都不是安居的真正困境……真正的安居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马克·弗罗芒-莫里斯 2005：150）而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人们简单地将安居和住房问题的解决加以等同，住房问题被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于是人类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莫斯科居民对金钱的追逐，对住房的占有欲和官员身上的官僚习气说明，贪婪的欲望使人失去了自我，也使原有的家失去了和谐性和温暖性，“伪家”如同死人住的屋子，成为十足的地狱。布尔加科夫通过魔术演员与敦奇尔之间的一段对话体现的正是这一思想。当魔术演出中，贪污了一万八千美元和一条钻石项链的敦奇尔被当场揭穿时，演员曾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回家去了，你夫人将为你安排一座地狱，我们姑且让那地狱惩罚你吧。”（170）魔王沃兰德看到莫斯科人对住宅的疯狂追求后，也不得不发出如此的感慨：“只是住房问题把他们毁坏了”。（128）

布尔加科夫安排了复仇女神玛格丽特的出现和魔王沃兰德降临人间，不难看出作家安排这些伪家必然毁灭的巧妙构思。小说中的虚伪之家正是毁灭于这两个人之手：当玛格丽特变成魔女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复仇行动，首先她摧毁了拉铜斯基之家，“她走到一台钢琴前，抡起锤子朝键盘猛地砸了下去，第一声凄厉的惨叫顿时响彻整所住宅”（242），随后，玛格丽特破坏了批评家的书房、柜橱、大衣柜。住在拉铜斯基家楼下的女佣看见了“雪白的天花板已经有一大片变成了死人脸般的青灰色”。（243）沃兰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这一大片由宫殿、高楼和注定要被拆除的低矮小房组成的混合体”（369）预示着人类将以罪恶和贪婪亲手毁掉自己的家园。于是一场清除一切的大火不仅席卷了不祥的50号单元，也吞噬了格里鲍耶妥夫之家，斯莫陵斯克市场。我国学者金亚娜指出，“人类以虚伪，贪婪等种种弱点建立并苦心经营的罪恶的旧的世界将会成为一片废墟。”（金亚娜、刘焜 2003：324）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加科夫在描写旧的虚伪世界即将走向毁灭的同时又对新的理想家园进行了重构。我们可以在沃兰德和卡拉维约夫对话中看出旧的世界即将毁灭的象征意义：“要是这样，那就只好盖一幢新楼了”，沃兰德说“好吧，但愿新楼比原先那幢更好”。这显然与耶舒阿“旧信仰的圣殿将会坍塌，一个新的真理的圣殿必将建立”（22）的说法不谋而合，而布尔加科夫为小说所设计的结尾，即大师和玛格丽特最终在另一个世界里建立他们的幸福之家，也正与这一象征意义紧紧相扣。

附注

1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钱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文中引用的中文例子均出自该书，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参考文献

- [1]Акимов В.М. 1995Свет художника,или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против Дьяволиады[M]. Москва, Народное
- [2]Болдырев Е.М. Буровцева Н.Ю. 2000 Кучина Т.Г. и др.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 X век: Большой учеб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для школьников и поступающих в вузы[Z]. М.
- [3]Лотман Ю.М.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M]. 1997. с.749.
- [4]Лотман Ю.М. 2000 Семиосфера[M]. СПб.
- [5]Федорова Т.В. 2003 Тема дом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X X в обобщающий урок в XI классе[J]//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No.6.
- [6]海德格尔 1991 诗 语言 思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 [7]海德格尔 2000 人, 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 (郜元宝译, 张汝伦校)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8]金亚娜、刘锬 2003 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9]马克·弗罗芒-莫里斯 2005 海德格尔诗学(冯尚译, 李峻校)[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0]章颖 1999 “家园”艺术范式分析[J], 闽西职业大学学报(综合版)第1期。

Confront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Analyses of Home and Hypocritical Home's Images in *Master and Margarate*

ZHAO Xiao-bin WANG Xi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ussians by nature have thinking patterns of duality antithesis. The antithetic phenomenon between spirit and material, good and evil as well as brightness and darkness are embodied in different degrees in many works in the 19-20th centu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M.Bulgakov was a brilliant master who was good at expressing aesthetics and religious thoughts of this duality antithesis. His novel " *Master and Margarate* " obviously described two spacious images of home and hypocritical home, and distinctly reflected writer's peculiar understanding about two antithetic worlds (Heaven and Hell) between spirit and material, good and evil as well as brightness and darkness. This essay mainly explains and analyses the images of two antithetic spaces——home and hypocritical home symbolized as Heaven and Hell in this work.

Key words: home; hypocritical home; Heaven; Hell; confrontation; *Master and Margarate*

收稿日期: 2007-07-03

作者简介: 赵晓彬(1963—), 女, 黑龙江巴彦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文学理论、符号学; 王欣, 女。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锬]